

微笑以對

從啼哭不止的嬰兒到苟苟大方的成年人，都不停地被灌輸，在遇到所有事慚都要微笑對，「凡愛笑的人運氣一定不會差」。然而，我們真的能微笑去面對所有事情嗎？微笑地接受傷心的事，真的可能嗎？儘管你能微笑着原諒那些傷害你的人，甚或乎微笑着面對人生上的失意，但當你直視生命中的切膚之痛，失去了最愛的人，面對生命的流逝時，我深信，不可能的。

我靜靜地坐在觀賞廳的椅子上，盯着大螢幕上的「三·一一大地震十周年紀錄片」，腦海中浮現出對拍攝者的不喜。難道他要倖存者笑着望向鏡頭，微笑地剖開傷疤，去說自己的經歷嗎？還是要他們笑着說：「我現在已經不會痛了，因為我癒合了！」我回想這套紀錄片宣傳海報中的一句口號「微笑以對」不禁陷入沉思……

「滴答——滴答——滴答」螢幕右上方的計時器進入最後十秒時，原本狐雜細碎的交談聲，電話短訊通知聲，孩子的提問聲的場館突然安靜下來。我亦回神到螢幕中。

「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……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下午二時……」隨着置中的一行白色字的停頓，畫面陷入一片黑暗，接着的是人群的尖叫聲，日本新聞的報道，地震警報器的聲音，痛哭的聲音，上述的聲音林林總總地交雜在一起，去到最後，匯聚在一聲歡笑聲。

畫面中的房屋因地震而搖晃，大樹的倒塌，海浪湧入民居的幹道殘忍地淹沒了那片曾是無數人珍重的土地，一瞬間把錯落有致，寧靜舒適的住屋區淹沒得一乾二淨。畫中一黑，把重心移至避難所的人，他們大多是灰頭土臉，有的不停在呼叫家人的名字，有的在角落裡抽泣，有的在打電話，有的目光散渙地坐在長椅上，這經歷沒頂災難後的反應，毫無保留地展示在我面前。「地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……核泄漏令大批人急需撤離……災民流離失所……失去家人……天人永別」我看着那兩位日本新聞報道員，啊！核泄漏啊……(字幕翻譯着)那片被海水侵佔過的土地體無完膚的加插在新聞中，那兩位主持卻掛着微笑報道着……

一片強烈又刺眼的目光一閃而過，時間到了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。那片熟悉又陌生的廢墟再次出現了，它被不停地被放大，故大至中間有個屹立在一片猙獰中的純白色電話亭清晰可見。

一個步履蹣跚的老婆婆牽着兩個蹦蹦跳跳的小男孩出現在螢幕上，他們三人擠在那狹窄的電話亭內，婆婆帶着她的兩個孩子面向電話亭內的攝影機笑着問好，使用那

個沒有插線的輪盤電話撥了一通電話，她拿着電話說了一些家長裡的話後，便遞給兩個期待艾艾的陷孩，他們如出一轍又心有靈犀，彷彿進行過無數次地說：「爺爺，你好！我們又在這次學測上拿了九十七分！我們又快大一歲了，後天晚上準備了芝士蛋糕，希望你在那邊也能吃到喔！請記掛我們啊！」兩個小孩有一答沒答地說着他們的近次，然後又把話筒告別後，笑着掛斷了，從來沒有傳出聲音的話筒。拉着兩個孩子慢慢地走出電話亭。

「這不過是一個樂觀主義者而已。」……

接下來的景象，讓我的想法被磨得粉碎，電話亭出現一個又一個撥打電話的人，他們都露出了微笑，好像不痛苦一樣。一張又一張面帶笑容掛斷電話的面令我一困惑。

「你不憂傷嗎？」一把男聲向坐在訪談處的老婆婆問，我看着那個穿着白色裙子的老婆婆，怔了一怔是剛剛的「手歡主義者」。她認真且有力量地望向鏡頭說「嗯，會傷心會難過的。因為離我而去的，是我最愛的人啊！」

「為甚麼要笑呢？」

「欸？為甚麼不笑呢，是面對了什麼困難了嗎？」婆婆俏皮地反問。「就是最近很好啊，兩個孩子大了。家人都健健康康，我們家又沒有遇上困難，想必是他在守護我們吧。」

「面對生離死別是很正常的，痛苦也正常的，笑不出來也沒關係的。但是他已經離開了十年，日子還是要繼續過啊，雖然會十分想念他，偶爾會有些悲傷，但十年後的我已經走出傷痛去熱愛生活了。」

我看着逐漸迷糊的畫面，滾燙的淚水從我臉上劃過，一滴又一滴。被別人言語傷害，朋友的分離，家人的離世這一切痛苦枷鎖的我，好像得到了救贖，我看着婆婆認真地看着鏡頭，一字一句透過翻譯落入我的腦海中：「當是時候走出悲痛，就要慢慢去熱愛生活啦。」

微笑以對，不是偽裝，不是勉強，不是忘記了他們，只是熱愛生活的一種方式。